

数字时代的
文化生活

努力创作更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曹文轩

打开儿童文学定义 释放更多创造可能

究竟什么是儿童文学,恐怕许多人都说不清楚。但人们心中似乎又有一个儿童文学的典型“样子”:它大致是轻松的单纯的,面向幼儿和十一岁以下的儿童,是一种用“浅语”写作的文学。

直到后来人们发现:那些还没有成为青年的初中生甚至高中生,他们的阅读需求谁来满足?传统的儿童文学对这个群体顾及较少。于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纷纷开垦这片新领域,从而与世界儿童文学的传统范型区别开来,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又有人提出新的疑惑:儿童文学只能是轻松单纯,甚至幽默搞笑的吗?那如何解释世界儿童文学史上那么多篇佳作如《海的女儿》《快乐王子》等都是悲天悯人的主题?

如果说这么多儿童文学作家教会我什么的话,那就是永远不要小看儿童文学。无论是从书写的主题、呈现的风格,还是从面对的读者、产生的影响来看,儿童文学都是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儿童文学不仅给孩子带来快乐,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还关乎心灵的净化和人格的完善。“趣”是很高的美学范畴,不是说哈哈一笑之后,空无一物。让孩子笑并不难,难的是传达一种理想的、有境界的“趣”。这种趣有时候是与眼泪连在一起的。“让孩子在快乐中健康地成长”,是许多家长的期待,但我们对快乐的理解、对健康成长的理解还需要再全面一些,完整一些。

打开儿童文学的定义,也是打开儿童文

核心阅读

要想鼓励原创,让更多优秀绘本蹚出路来,给孩子们更多阅读选择,首先应拓展对绘本的认识

越是成熟的作家,越不能只是依赖生活经验,而要善于用知识开发生活经验、延伸生活经验、扩展生活经验

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中国文学的整体提升,就没有中国儿童文学的提升

学更多的可能性。以绘本为例,这10多年来,我对绘本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接触,越来越感到绘本难以界定。目前关于绘本的一些认识,多受图书市场因素影响,往往把某一类绘本的特征认作是全部绘本的特征,把绘本的某一种风格认作是绘本的本质属性。这样一来就限制了绘本风格的可能性,制约了绘本的创作探索。要想鼓励原创,让更多优秀绘本蹚出路来,给孩子们更多阅读选择,首先应拓展对绘本的认识。

开拓写作领域 让生活与知识相互激荡

从1997年出版《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但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在那里。

可是从2015年出版《火印》开始,我不再停留于油麻地。我在城市生活的年头已经是乡村生活的三倍,经历了油麻地以外更广阔也更丰富的世界,这些生活与经历是油麻地不能给予的。于是,我渐渐有意识地把笔触从熟悉的背景、生活与题材中移开,开启了个人写作史上的“出油麻地”篇章。

写作领域的开拓是一个持续笔耕几十年的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个作家很容易因为作品的过度风格化,而导致只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经营写作。批评家和读者也往往以“特色”(比如地域特色)的名义,鼓励作家,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框定自己,加倍经营所谓特色,而舍弃了更广阔的生活领域。事实证明,作家要想实现自我突破与创新,往往得从走出写作的舒适区开始。

写作领域的开拓也不仅仅和生活领域的开拓有关。许多人把生活比作大海,作家



①

就是海上的探索者,大海慷慨又丰饶,源源不断地呈现和奉献一个作家所需要的东西:素材与故事。但我认为,一个作家拥有的不只是一片海——除了生活的海洋,还有知识的海洋。有人说,自己的创作是依靠书本知识进行的;还有人相信,只要在生活的海洋中长时间畅游,总会获得渴望已久的素材与故事。殊不知,没有生活的滋养,只是堆砌知识,文学就失去了活泼灵动的生机。越是成熟的作家,越不能只是依赖生活经验,而要善于用知识开发生活经验、延伸生活经验、扩展生活经验。一个词语、一个短句、一个观念、一个隐藏在作品中未被作者察觉到的动机,都可能是难得的收获。只有从容出入于生活与知识这两片浩瀚海洋,才能不断开辟写作领域,在磨练耐心、提高技巧、修炼诚意的过程中,收获更多更好的文学成果。

目光比双足走得远 心灵比目光走得更远

对一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来说,脚下的土地无疑是写作的巨大资源。这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中影响着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趣味,尤其是这块土地每时每刻都在生发故事,以其独有的方式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历史的艰辛曲折与荡气回肠,正转化为中国作家创作的财富。中国儿童文学以独特的中国风格呈现儿童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呈现丰富的社会历史和对未来的充沛想象,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的特殊贡献。

创作的财富不在远方,就在脚下。但在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的同时,目光要比双足走得远,心灵要比目光走得更远。要从一个个鲜活的中国故事中,看到时代的气质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中,看到超越时空的情感力量和精神追求。最能引起共鸣并能长久引起共鸣的,应当是人类共通的感情。

这些年,我的作品逐步走向海外。经由翻译,我追求的写作风格,比如叙述的可视性、语言的诗性、主题的复调以及向善的追求、悲悯的情怀等,能够为外国读者所看懂。这一切建基于一个前提之上: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如果只是在语言上制造阅读效果,一旦翻译成外语,语言的机巧就可能荡然无存,而一个结结实实的富有质感的故事却不会因为换成了另一种语言而消失——它依然在。

中国故事的魅力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的魅力,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关注中国儿童文学。在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调动更多智慧。比如,现在有一些原创绘本是由中国作家创作文本,海外画家创作图画,国内国外同步出版。这种合作方式既能让不同文化、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碰撞出火花,又能兼顾国内国外的阅读需求和市场接受,为开拓海外图书市场奠定很好的基础。这些原创作品如同一个微笑的邀请,邀请海外读者以此为窗口,感受中国儿童文学的无尽魅力。

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中国文学的整体提升,就没有中国儿童文学的提升。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中国儿童文学,在书写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风格、实现转化创新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有赖更多路径、更多方法的探索与开拓。

(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图①、图②分别为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你来到了这个世界》《山芽儿》的插图。
制图:赵偃汝

用好数字时代的「童年礼包」

徐馨

如今,丰富的数字文化资源正向少年儿童敞开,如同故事中可以随心变化出一桌美食的魔毯,随时随地给孩子们奉上精神文化的宴席。线上图书馆、线上美术馆、线上博物馆,消弭了古今中外文化宝库和孩子们之间的时空距离;吹拉弹唱、琴棋书画、语言学习,十八般武艺,想学哪一样,几乎都有线上资源任其选用;海量的音视频资源和应用程序,更是一个个触手可及的“空中课堂”。数字文化资源大大拓展孩子们看世界的视野,鼓励孩子们主动探索未知的热情,有助于从小培养“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的流动,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教育不均,从而让更多孩子受益。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基建的展开,偏僻地区的孩子,凭借网络看到大山外面的世界,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享受品质一流的云端课堂,接触到新的学习方法和海量文化资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是受益于数字时代的普惠,各地少年儿童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相信很多人对相关报道印象深刻。

数字时代给广大少年儿童带来的这份“童年礼包”,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作为积累了更多经验和生活阅历的成年人,则需做好孩子和海量数字文化资源之间的缓冲带和防护墙。

为什么?因为儿童是特殊的互联网用户,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身心特点,接受能力也有所不同。这就对数字时代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提出客观要求。比如,以孩子为受众的在线课程、文化产品,需了解并尊重儿童成长普遍规律,避免揠苗助长。这同时对学校和家庭提出要求:不仅要海量数字文化产品是否适龄具有敏锐甄别力,还要适时平衡好孩子的线上、线下生活,避免“网生代”的他们沉溺于“二手信息”的喂养,而对活波泼泼的线下生活产生钝感。

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间接经验”不可或缺,但不是全部。童年正是孩子们宝贵的、在自由漫游中积累大量感性经验和直接经验的人生阶段。听线上名师赏析一百首诗词里的春天,也不能代替走出家门,真正体验一下什么是“忙趁东风放纸鸢”。就像叶嘉莹先生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和生命体验、生命滋养息息相关的。“知识”不等于“文化”,更不能替代“生活”。

具体以美育来说。美育首先是培养一个人的感受力、观察力,进而发展出表现力。其中最关键的,是感受力。感受力的培养,需要一个人打开感官和身心,直接面对生活,发展出切中事物本质的直觉。互联网上有许多针对儿童的美育课堂,如名画赏析、书画教学等。网上课堂能够传授的,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知识和技巧,可以作为儿童美育的助手——美育真正的源头活水,还是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缺乏生活积累,只模仿到用笔技巧,画出的画也许悦目,但难以动人。如果目光从未在石缝中的小草上停留,没有驻足凝视过清风拂过湖面的波光,未曾置身于松涛阵阵的嶙峋山石,丰子恺的小品、宋人的山水,也只是墙上的作品或书中的艺术史,与心灵无涉。这样的美育终究打了折扣。

再以儿童阅读为例,同样既应充分借力数字技术,又要避免过分依赖。“听书”是当前很多孩子的日常,童话故事、历史典故、硬核科普,通过不同主播、不同风格的演绎,流入孩子的时间缝隙。“听”书,听的是被解读加工后的信息;“读”书则是直接面对原作,需要更多脑力和想象力,同时也有更大的思考空间。要想从小养成深度阅读习惯、培养深度思考力,“读”书应是重要途径。

要想让数字科技长久造福人类社会,必须善用数字资源。一方面,鼓励少年儿童打开视野,借力科技,继续积极使用数字文化资源,助力成长。一方面,引导孩子对线上世界适时知止,审慎甄别网络社群的文化价值取向,避免掉入“信息茧房”等。

更为基础的,是从小注重培育孩子对自然、对生活本身的观察和热爱,注重感性发展和智力发展的平衡。生活本身,才是不断滋养一个人成长的沃土,才是孕育创造性的源头活水。

创造之渠 奋斗赞歌

张陵

红旗渠故事,常读常新;红旗渠精神,永不过时。作家杨震林的纪实文学《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把我们带到上世纪60年代艰苦奋斗的岁月,还原红旗渠的建设历史,讲述林县(今河南省林州市)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开山修渠、“引漳入林”的生动故事,生动诠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凸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思想主题。

60余年来,红旗渠奋斗者们创造的“人工天河”故事传扬四方,感动并激励了几代人。《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没有简单重复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而是着力在“新”上下功夫,通过新颖独特的叙述方式、抽丝剥茧的理性思考,把老故事写出新立

意。作品立足时代,梳理出“为什么”“为什么敢”“为什么能”的“红旗渠三问”,思考红旗渠精神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红旗渠是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缩影,百年林县的社会变迁是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的写照,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生动而具体的诠释。

作品贯穿着“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基本思想,突出反映人民群众改变命运的坚强意志和创造力量。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乏治水工程,但古代史书记载的多是个人英雄传说,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表现得不够。在万象更新的新中国,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创造作用得到确认并被写入史册。红旗渠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典型案例。作品详细讲述一大批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故事,生动

塑造“劳动者最美”的光辉形象。他们中,有年轻的水利技术员吴祖太,毅然放弃城市生活,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也最需要水利人才的林县工作,最终将生命奉献给了红旗渠工程;有担任过工程指挥的马有金,在发现坝基下面旋起漩涡、出现管漏信号的危急时刻,一句“就是龙宫我也要进去探探”,毅然挺身而出,跳进水里;有针对山上爆破带来高空坠石风险的专业除险队,冒着生命危险凌空作业,在悬崖峭壁上留下矫健身姿;还有干活不甘人后、善于动脑用心的“铁姑娘队”,充分体现新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别样风采……

红旗渠是革命的大熔炉,不仅创造了治山治水的非凡业绩,而且培养了一支忠诚担当、吃苦耐劳、作风过硬、实干能干的党员干

部队伍。作品通过回顾红旗渠历史,展现了基层干部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其中,着重塑造了红旗渠建设的关键人物——林县委书记杨贵这一具有英雄品质的形象。杨贵有着一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有着火一样干事创业的激情,有着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红旗渠面临下马危险,停工即意味着所有努力和心血付诸东流,他以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魄和过人胆识,勇担重责、灵活变通,抢出宝贵的时间,改变了红旗渠的命运。

红旗渠并不仅仅是一条物质意义上的石砌水渠,更是一条承载着价值追求、凝结着勇气智慧、蕴含着创新创造、流淌着奋斗气质的精神之渠,将激励我们不畏艰难、拼搏奋斗。

